

中聯辦伸援手天經地義

□李繼亭



一連三天的公眾哀悼日由昨日開始，七百萬香港市民在不同地點、於不同時間、以不同的方式表達了對南丫島海難死難者的哀悼之情。無論是長者還是學生，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的士司機，發自內心的哀傷，刻在每一位市民的臉上。在悼念的同時，市民會為一個個鮮活的生命消逝而感到悲傷，也會為那些奮不顧身救人的英雄致以深深的敬意，更會對那些蔑視救人、刻意挑起紛爭的離間者作出譴責。

一場災難發生，最緊急也是最重要的事無疑是救人。如果能多救一人，任何可以想到的辦法都應該去嘗試。但就在各方面為拯救生命付出努力的時候，卻有那麼一批人，寧可放棄生命，也要阻止這種善意的努力。如果說理性、務實、尊重法治等是香港人珍視的核心價值的話，那麼，尊重生命更應是一種普世價值觀，更應為市民所珍惜。那些以所謂的「政治正確」理由去攻擊救人的舉動，無疑是極其錯誤的行為。

當十月一日海難發生後，中聯辦副主任李剛與

特首一道，第一時間趕到醫院探望受傷市民，回應了現場記者的提問，表示已聯絡內地有關部門盡可能協助香港拯救遇溺者。沒有人料到，此番表述第二天卻遭到極右媒體的瘋狂攻擊，藉網民之名，指責這種善意的救人舉動是「干預香港內政」、「政治抽水」，並對李剛大加撻伐。什麼叫做「冷血」，從這份報章的此番報道，市民大概可以有一個更清晰的理解。

災難面前 豈能袖手旁觀？

這份以反對派喉舌自居的極右報章，平日慣於賣弄體色腥，偽造新聞事實之事更是屢屢發生，但每逢談到政治問題時，又是一幅道貌岸然之態，對於兩地交往中出現的問題，又極盡煽動挑撥之能事。一件普通的摩擦，到了他們口中定會是天大的人性問題；一句簡單的評語，無疑又會成為不可饒恕的政治問題。對於他們來說，凡事只有政治任務才是最高宗旨，至於是否有人生命傷亡、是否需要全力搶救、是否需要後備方案，已根本無關緊要。

問題在於，在災難面前，救人是第一要務。在以救人為大前提下，任何問題都應該擺在一旁，更何況僅僅是一句善意的關心與支持？作為中聯辦駐

港機構的主要負責人，香港發生特大災難，李剛完全有責任去做好溝通聯絡工作；而向受傷乘客表示慰問，更是任何市民都可以做的事，豈能用「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來形容？而正因災難發生後出現沉船，香港又不一定擁有大型的打撈設備，李剛出於撈船救人的想法，才向內地有關部門提出協助拯救的要求，錯誤又從何談起？難道李剛完全應該袖手旁觀、無動於衷？筆者相信，如果真的如此，到時這份極右報章必定會以更加惡毒的語言作出攻擊，指責他「冷血」、「不顧港人死活」。諷刺的是，冷血、不顧港人死活的不是別人，正正是不負責任的媒體自己。

顯而易見，該報如此舉動，目的無非是要挑撥離間，繼續其反對兩地融合、抗拒香港人心回歸的政治工作。但救人是所有市民的最大希望，在災難仍不忘冷血離間，只會引來市民的強烈反感。

血濃於水 不容離間挑撥！

事實是，撞船事故發生以後，香港市民充分感受到來自於國家的關懷。國家領導人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專門打電話了解有關情況，指示特區政府全力做好失蹤人員的搜救、受傷人員的救治和家

屬的撫慰工作，要求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交通運輸部及其海上搜救中心協助特區政府做好有關工作；並選對受難者的家屬和受傷人員表示親切的慰問。而其他有關部門及各地人民，也紛紛以不同方式表達關注之心。這一切，市民感受至深，絕非反對派喉舌歪曲事實所能抹殺的。

中聯辦主席彭清華昨日致哀後指出，事故發生後，中聯辦有關負責人第一時間趕赴醫院，探望受傷人員，並應行政長官梁振英的要求，迅速聯繫內地有關方面，派船參與救援行動，配合特區政府做好搜救工作。「這充分體現了我們與香港同胞患難與共的骨肉親情，這也是中聯辦的應盡之責，我們做了應該做的事情。」他並表示，四川汶川地震發生後，香港特區政府主動派出搜救隊、飛行服務隊、醫療隊、防疫隊到災區救援，充分體現了對內地同胞血濃於水的骨肉感情，災區人民對此真誠歡迎，心懷感激。現在香港同胞遇到了災難，中聯辦表示關心和慰問、內地有關部門施以援手，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天經地義——誠哉斯言！在同胞遇難面前，請反對派媒體不要再耍弄政治把戲，更不要在災難面前無視人命的珍貴。沒有什麼比生命的消逝更令人悲傷，也沒有什麼比拯救生命更為重要。香港不應該是一個唯政治至上的冷酷政治動物，而應該是一個理性、包容、充滿愛心的溫暖城市。在此次撞船海難中所出現的種種事情，只會讓七百萬市民變得更加團結。讓那些滿嘴公義民主、又不顧市民死活的偽君子自取其辱去吧！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多行不義犯衆憎

黃 牛



謝長廷登陸

破綠營死局

□龍希輔

以台灣維新基金會董事長的「個人身份」登陸的民進黨中常委謝長廷，4日上午抵達廈門，正式開始其赴大陸的「開展之旅」。他表示，在廈門看到的習慣與文化和台灣地區的都一致，「真的沒有感覺到去別的地方，就像去兄弟的家一樣，非常好。」

謝長廷行前釋放出其從台灣地區現行規則看待「一中」原則等信息，「登陸」後又刻意營造友善氛圍，更重要的是，他在民進黨內被視為能夠長期堅持比較理性務實思考的「智多星」，因此，對於他此行，各方都可以樂觀其成，有所期待。

打破民進黨內「政策死水」

儘管謝長廷在民進黨內資歷老、實力大，但他畢竟不是現任黨主席，並不具備當初連戰身為中國國民黨主席那樣的身份，不能代表民進黨發言。民進黨更未為謝長廷此行提供背書，更未為他提供真正有意改變大陸政策的良好氛圍，相反試圖刻意降低其此行的政治意義，強調此屬於私人性質。而前黨主席蔡英文公開喊話，要謝長廷「不要在『主權』問題上做文章」。就在謝長廷抵達廈門之時，民進黨主席蘇貞昌「恰好」出現在金門，繼續用其「兩岸兩國」的邏輯發表對兩岸關係的「新看法」。至於「台聯黨」等島內深綠極獨勢力，更是把以往對付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抹黑栽贓伎倆，毫不留情地用在了謝長廷身上。

可見，謝長廷此行受到自身陣營的牽制太大，因而其發言的代表性分量有限。與此同時，謝長廷在看待兩岸關係上雖較其他一些民進黨要角更為理性務實，但他畢竟不像連戰那樣在「一個中國」問題上有明確的立場和堅持，其思想格局目前看來還無法達到連戰那樣的高度，這是他主觀上的局限，此行除非特別有亮點，否則也難以給海峽兩岸關係立即帶來足夠的「突破」。

然而，這絕非是要看低謝長廷此行的重大意義。因為，謝長廷此行儘管很難給兩岸關係立即帶來看得見的「突破」效果，但卻勢必對民進黨的兩岸政策、島內綠營民衆心理、共國民三黨互動等諸多方面，造成一系列的「打破」效應。台灣政治評論員陳淦山指出，這次謝長廷登陸，真正政治效應在於「打破」蘇貞昌冷卻民進黨大陸政策務實轉型的氛圍。蘇貞昌坐上民進黨主席寶座後，在兩岸關係上迄今仍然是冷言冷語、「兩岸兩國」的思維，選前籌劃的「中國事務委員會」被擱置着。由於馬英九當局民意支持度極其低迷，綠營、特別是民進黨內以不改善兩岸關係也能擊敗國民黨的保守氣氣抬頭，民進黨大陸政策務實轉型已遭遇冷凍。謝長廷在這種背景下毅然決定「登陸」，力搶民進黨內兩岸政策論述制高點，有利於打破民進黨內的死水一潭，促進民進黨重啓對於調整兩岸政策的理性思考、至少是認真思考。

打破綠營要角心理禁忌

比起早就主張民進黨兩岸政策務實轉型的前黨主席許信良，謝長廷作風更為細膩穩健，現今在黨內、輿論界和綠營民衆中的影響力也大大超過許。因此，他此番「登陸」，乃至在兩岸關係上提出新的相對友善理性的論述，都會促使民進黨內、立場傾綠的島內媒體和綠營民衆，在對兩岸關係上有一些新的視角，並透過他此行對大陸增加一些新的了解，而不至於像許那樣逐漸被邊緣化。這對於打破這部分媒體和民衆在看待兩岸關係上的偏見成見，打破一些民進黨和綠營要角的心理禁忌，應該也多少會起到一定效果。

馬英九當局剛剛對大陸事務部門負責人和海基會負責人等一系列重要人事進行大幅調整，這到底反映其何種思考還有待觀察。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由「易」逐漸到「難」，馬當局的偏安、保守思維是客觀存在的。謝長廷此行若能取得成功，或將探索一條兩岸交流新管道，使中共、民進黨、國民黨的互動格局產生新的微妙變化，打破馬英九國民黨當局靠「獨擅」處理兩岸關係的局面，促使其更加積極地推動兩岸關係繼續向前邁進。

由於謝長廷的行程尚在進行中，因此，這究竟還可以帶來哪些「打破」，人們還要拭目以待。不過，儘管此次「登陸」難有「突破」，但他還是很有希望在促進共民兩黨、海峽兩岸關係上有所作為。就其個人來說，只要堅持在理性務實的方向上繼續努力，不斷尋找「打破」，未來也未嘗不可再攀高峰。



一如世人所預期的，在美國總統選舉的首場電視辯論中，羅姆尼毫不掩飾地重申了他對中國的撻伐；而奧巴馬的言辭雖然相對溫和，但其實際動作卻更加激烈。不是嗎，不論輪胎特保案還是光伏案，實際上都顯示了奧巴馬具有「綿裡藏針」的特性。正因為羅姆尼的強勢和奧巴馬的溫和都存在戰略趨向的一致性，因此，美對華政策無疑值得中國密切關注。

其實，關於中美關係的話題，中國學術界早已有過無數次探討；概而言之，總是容易得出中美關係「鬥而不破」的判定。事實上，不論是里根競選期間，還是克林頓競選期間，他們均對中國進行過各種各樣的指責，但正式入主白宮後卻並沒有將其競選承諾予以兌現；如今，在中美關係業已達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景下，似乎又可以重複往昔所會上演的歷史記憶，也就是說，不論是奧巴馬連任還是羅姆尼挑戰成功，中美關係還將走向正軌。

大局變遷 性質劇變

然而，最終情形一定會如此推演嗎？我們不妨回顧一下出現上述局面的往昔背景。其時，里根時代的美國全球戰略重心尚在蘇聯方面，克林頓時代則專注於經濟；而此前的中國尚處於改革開放的初始階段，還沒有今天的綜合國力和全球影響力，故並未對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構成挑戰。因此，二者在競選期間的對華強硬表達不過是爲了爭取選票的策略而已。

反觀今朝，則情勢已然出現了顛覆性的變化——中國儼然成為了「準超級大國」，不僅在經濟上成為「世界第二」，而且綜合國力亦穩步飛升。正因為中國的飛速發展和崛起已經

深刻的改變了全球的政治格局，所以，自始至終以維持自己全球「老大」地位為最高目標的美國自然不會等閒視之，而勢必要將對自身構成挑戰的對手通過一系列的措施加以遏制。在這一策略經過兩屆美國政府步步為營的實踐並大體完成之際，其戰略準則便自然而然的對準了中國這個「世界第二」。

自美國高調「重返亞太」以來，中國周邊烽煙四起，邊患不斷即為明證。所以我們便可以得出結論，即羅姆尼的對華強硬表態，以及奧巴馬的溫和表達之下隱藏的激烈對策都彰顯出了美國實際上企圖徹底搞垮中國的狼子野心。而不論是奧巴馬連任，抑或是羅姆尼上位，都不會是里根和克林頓時代對華的「雷聲大，雨點小」的放空炮之翻版。

「遠交」之法「反圍剿」

然而，單是明晰美國的真實戰略意圖還是遠遠不夠的。中國需以相應的對策加以應對並最終破壞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圍堵方為上策。衆所周知，美國通過所謂的「分而治之」和「均勢政策」而坐收漁人之利，此次鼓動中國周邊的菲律賓等小國貿然挑戰中國，而日本「購島鬧劇」更甚囂塵上。這些國家的挑釁不僅會刺激中國政府和百姓的神經，更為致命的是——無疑分散了中國的精力，不論是政治外交層面，還是軍事部署層面，對中國極為不利。顯而易見，中國亟待殺出一條血路，破壞美國的圍剿，則自身之圍必解。

隨之而來的問題便是，如何將「反圍剿」這一策略在中國現今波譎雲詭而又嬗變複雜的外交環境之中施展開來呢？！我們完全能夠能從中華民族的思想最為璀璨的春秋戰國時期的先輩們那裡窺見真諦，即「遠交」之法。我們知道，中國周邊的諸國不僅由於與美國有共同防務條約而必然會積極參與到美國「重返亞太

美勿重蹈「養日遺患」覆轍

□蘇虹 何溢誠



美國針對中日釣魚島之爭，採取了一系列軍力異動，繼在日部署 F-22、「魚鷹」後，近期美航母華盛頓號戰鬥群又駛入東海中日爭議島嶼附近，斯滕尼斯號航母戰鬥群則在稍遠的地方活動。日本依仗有美國撐腰，氣焰更加囂張，攪得東海風高浪急、不得太平。美國似乎也由此收穫頗豐：重返亞洲有了幫手，軍火生意大展宏圖。詎料：美國正不知不覺地重蹈「養虎遺患」之覆轍，到頭來恐又會落得被虎咬的慘劇。

各自盤算 盟友反目

美國和日本在歷史上也曾有過「蜜月時期」。1845年，美日歷史上簽訂的第一個條約的第一條這樣寫道：「美利堅合衆國與日本帝國以及兩國人民之間，不論在何時何地，將保持完全的持久和普遍的和平與真誠的友好關係。」

然而，「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成了遠東地區新的戰爭策源地，直接威脅到英、美等國的殖民利益。當年12月，美國操縱國際聯盟，派出李頓「調查團」到中國活動，第二年10月發表了調查報告，要求對中國東北地區實行「國際共管」。1933年春，國際聯盟召開大會，準備討論這個報告時，日本搶先一步，宣布退出國聯。並發表通告：「帝國政府已確實認識到，在確立維持和平的方

針方面，特別是確立東方和平的根本方針方面，與國聯的見解不同」，「帝國政府相信，已無再與國聯合作的餘地。」1936年12月，隨着日本單方面宣布廢除旨在限制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機在遠東擴張勢力的《華盛頓限制海軍軍備條約》，日本軍備步伐加快。美日也徹底撕破了臉皮。

隔岸「玩」火 自釀惡果

即便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爲了自身利益，仍然源源不斷向日本輸出原料物資。僅1937年上半年，日本就從美國購買了130多萬噸廢鋼鐵。對此，美國報紙載文指出：「美國的廢鐵在遠東戰爭中扮演重要角色。日本人用過去的廢鐵播下死亡。」

有道是：玩火者，必自焚。美國廢鋼鐵播下的死亡並不僅僅限於遠東。1941年12月，發生了震驚世界的「珍珠港事件」，日本在兩個多小時的時間裡，摧毀美國戰艦18艘、飛機232架，傷亡3681人。而此後在貝希奇、硫磺島、沖繩等一系列殘酷的太平洋島嶼作戰中，美國爲自己出售的廢鋼鐵，以及通過第三國出售的軍火，付出了血的慘重的代價。

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1936年12月，日本正式廢除《華盛頓限制海軍軍備條約》後，隨着日本軍備速度加快，向外擴張的野心劇烈膨脹。1940年8月，身為日本外相松岡洋右發表聲明，首次公開了「大東亞共榮圈」計劃，將在中國、朝鮮、法屬印度支那、荷屬東印度、英屬馬來亞、泰國、菲

律賓、英屬婆羅洲、緬甸、新西蘭、西太平洋上所有島嶼，以及蘇聯遠東領土等廣大地區內，建立一個以日、「滿」、華為核心的獨立圈，從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把這些國家和地區「圈」進來，納入日本統治。日本由此成為亞洲最危險的戰爭策源地。第二年，與日本相隔數千海里的夏威夷美國艦隊成為日本襲擊的首選目標。

前事不忘 後事之師

作為二戰戰敗國的日本，近年來右翼勢力抬頭，軍事實力激增，已成為事實上的軍事大國。隨着參加一些世界範圍內的軍事行動，日本已不滿足於「專守防衛」，昔日的「籠中之虎」，已不時露出野性，並且具有極強的戰爭潛力。雖然1967年日本曾宣布「不擁有、不生產、不引進」核武器，但日本目前儲備大量核原料，一旦需要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製造出核武器，已成為世人皆知的公開秘密。二戰後期，當日本軍國主義大勢已去、失敗已成為定局的情況下，美國在日本長崎、廣島投下了兩顆原子彈，在進一步驗證原子彈實戰條件下的殺傷力，以及震懾他國的同時，使得數十萬日本民衆生靈塗炭。或許有一天，不按遊戲規則出牌的日本，也會以牙還牙，報復性地把原子彈扔到美國本土。到那時，爲了自身利益坐視和縱容日本軍國主義抬頭的美國，恐怕又要再嘗珍珠港式的苦果了。

（蘇虹，博士；何溢誠，復旦大學台籍博士生，國民黨中央委員）